



暖甬城 罗城灯会

□王雪培 文/摄

冬日的暮色来得格外早。吃好早夜饭，我们一家人将车泊在K11艺术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时，天边最后一道铅灰色的光，正被甬城渐次亮起的灯光温柔地吞噬。从现代都市的流光溢彩中抽身，转乘地铁，仿佛潜入一条时光隧道。当我们在城隍庙站钻出地面时，眼前轰然铺开的是另一个乾坤，一个由万千灯火重新定义、由光影与传说构筑的罗城灯会。

甫入灯海，一股带着冰糖甜香的糖炒栗子与烤红薯焦香的热浪扑面而来，瞬间驱散了冬夜的凛冽。这气息，是灯会最生动的序章。外孙女COCO的一只小手被我紧紧攥着，另一只手里，已举着一串亮晶晶的冰糖葫芦。那裹着琥珀色糖衣的山楂，在灯光映照下，像一颗颗小小的红灯笼。

在城隍庙飞檐斗拱的古老背景下，“九尾狐”的灯组傲然而立，它不是《封神榜》里祸国的妖姬，而是上古祥瑞的化身。九尾狐如九道流动的火焰，又似九条倾泻的星河，在夜色中舒卷变幻。狐眼用琉璃灯制成，顾盼间灵气逼人。我蹲下身，对看得入神的COCO轻声讲：“在古代，人们看到它，就预示着天下会太平，子孙会兴旺。它是最聪明、最有灵性的守护神。”孩子似懂非懂，只指着那绚烂的狐尾

惊呼着、跳跃着。这灯光，照亮的何止是夜色，更是一种被现代生活过滤的、对自然万物的古老敬畏与诗意想象。

“田螺姑娘”的灯组设在城隍庙左侧，巨大的田螺壳泛着青玉般温润的光泽，螺口处，那位布衣荆钗的姑娘正含笑烹饪，灶火的光映着她温柔的脸庞。这个灯组的背后，大概是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的关于“善有善报”最温暖、最朴素的启蒙故事。无声的奉献背后，有着超越阶层的脉脉深情。如今故事通过灯光形象，流进了孩子心里。

行至城隍庙，最夺目的是那组“三星高照”，福、禄、寿三位星官，宽袍大袖，笑容可掬。福星手捧如意，禄星托着元宝，寿星拄着蟠桃杖，额头光亮如明月。这是最直白、最热烈的民间愿望：幸福、富贵、长寿！灯光在这里，褪去了神话的缥缈，变得饱满而踏实。我们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潮缓缓移动，手持糖葫芦的COCO，不时被吹糖人的摊子吸引，又被远处震天的锣鼓声召唤。一阵强劲的节奏从戏台倾泻而下，是摇滚乐。古老飞檐斗拱下，电吉他嘶鸣，鼓点铿锵，年轻的歌手正纵情高歌。古城焕发新生机，跳动强劲有力的脉搏。灯光随着节奏明灭闪烁，台下的人群跟着摇摆欢呼，连空气都仿佛被人们的热情点燃，不再寒冷。千年古塔天封塔实现了常态化亮灯，点亮了整座“千年罗城”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移步鼓楼，人山人海。夜色渐浓，我们裹紧棉袍，准备打道回府。记得去年我们还是推着婴儿车上的COCO，去慈湖边看打铁花的，今年她已会跟着我们，走完观赏罗城灯会的全程。成长之快，简直神速。这灯会的千般光彩，最终将凝结成她记忆里一点温暖的光晕吧。这光，是一个城市在寒冬之夜，为它的孩子点亮的、通往传统文化的第一盏灯。

地铁载着我们，穿行于城市的地下动脉。车窗上，仿佛仍倒映着灯会的朦胧光晕，如一条发光的河，流淌向记忆深处。那光的温度，足以温暖整个甬城和冬天。

粥暖

□张曙荣

人间事

每到腊月，记忆深处便浮起一缕若有若无的甜香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我读小学，背起书包正要出门，奶奶从灶间唤住我，递来一只粗瓷碗。碗里，粥面结着薄薄的“粥皮”，底下是沉浮的糯米汤果、绽开的红枣、圆润的莲子、暗红的赤豆，间或有花生、桂圆、薏米、核桃的碎影。那是贫瘠岁月里，一双苍老的手能从坛坛罐罐里搜罗出的全部丰盈。我囫圇吞下，一股暖流从喉咙直落到胃里，再慢慢向四肢百骸扩散，仿佛驱散了上学路上所有的寒气。那味道，连同奶奶眼角的笑意、围裙上的烟火气，就此封存在时光里，至今鲜活、记忆犹新。

后来读书，方知这碗看似寻常的粥里，沉淀着何其厚重的历史。民间传说不少，有说是孟姜女为哀悼长城脚下饿死的亡魂，也有说是中原百姓为慰藉岳家军寒夜里的饥肠……这些沉甸甸的起源，总与饥寒、离散、抗争相连。后来，它从民间的悲悯与纪念，缓缓步入文人的笔记、寺院的仪轨，乃至宫廷的典章。南宋《梦粱录》里“寺院设五味粥”的记载尚显简朴，清代徐珂笔下的腊八粥已是洋洋大观。清代，北京雍和宫的腊八盛况蔚为壮观：巨釜如山，蒸汽成云，王公大臣亲自监熬，各色珍奇食材不下十数种。一碗粥，至此承载的，已是帝王将相对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”的祈愿，是农耕文明对天地馈赠最隆重的答谢仪式。

如今，当历史的册页翻过那些泛黄的篇章，腊八粥的滋味，也在不觉间悄然流转。

犹记去年腊八，我所居住的小区里，红马甲很早便支起了温暖的帐篷。志愿者们将一碗碗熬得软糯喷香的腊八粥，双手捧给孤寡或晨练的老人。那粥，用料或许不比旧时宫廷的奢华，火候却一定足，心意更是暖。老人们围坐，捧着粥碗，呵着白气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闲话着家常。那一刻，没有对饥馑的恐惧，没有对乱世的忧虑，只有对健康的关切，对岁月的祝福。那一碗免费派送的粥，分明盛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温情，照见一个社会对晚年景象的从容护佑。

这寻常一幕，让我忽然领悟：腊八粥暖，暖意早已不同。它不再对着苍天与历史，祈求一份勉强糊口的温饱，或祭祀一段血泪斑斑的过往。那源自饥寒、附丽于传说、盛行于庙堂的“旧暖”，终究是裹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寒意。而今日之暖，是落实于社区街角、递到手中的实在关怀；是物资丰裕时代，对生命质量、对身体康泰的主动追求。这碗粥里，红枣依旧甜，糯米依旧黏，但熬煮它的“薪火”，已从“免于匮乏的恐惧”，换成了“追求美好的从容”。

奶奶的粥，暖了我的童年；雍和宫的粥，暖了一个王朝的祈愿；而小区里的粥，暖的是当下每一个安然的银发老人。从祭奠亡魂到慰藉将士，从宫廷仪典到民间习俗，再到如今社区里传递关怀的载体，腊八粥如同一滴不断折射时代光芒的琥珀，其形式依旧，内蕴的“暖意”却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不断被赋予新的质地。

腊八将至，粥香依旧。它不再仅仅是对历史伤疤的抚慰，或对渺茫天意的祈求。当我们可以坦然地将这碗粥，化为对健康的守护、对长者的敬爱、对社区邻里的联结时，这升腾的热气里，诉说的，正是一个民族从沉郁走向康健、从祈求走向创造的时代新篇。

